



和名
1.601
7



門八和16
1601
卷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三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哀纂三 陽明傳信錄三

傳習錄

徐愛記 字曰仁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相印合處奚必晚年定論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

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
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
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
功便是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
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
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
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
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
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個
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個清的道理這
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
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

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
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便是如此
至善本在吾心首賴先生恢復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往復辯論未
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
父當孝見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
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
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
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
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
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

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己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只見那好色時已是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

只聞那惡臭時已是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此語最分明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既不是又立個心去好惡則決不是起個意去好惡可知固知意不可以起滅言

愛問格物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之所爲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物物之爲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以心之所爲之意之所存言則心有未發時卻如

登子全書編卷之三
何格物耶請以前好惡之說參之

先生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良知致則意誠

既云至善是心之本體又云知是心之本體益只是知善知惡知善知惡正是心之至善處○以謂之良知決然私意障礙不得常人與聖人同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這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皆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

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夫欲又從而聽命者

先生說人道只是一心極是然細看來依舊只是程未之見恐尚有剩義在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便只人心也之人心三心語是仁字以此思之是一是二人心本只是人之心如何說他是偽心欲心敢以質之先生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合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

蹈

愚按曰仁為先生入室首座所記先生語錄其言去人欲存天理者不一而足又曰至善是心之本體然未嘗離事物又曰即盡乎天理之極處則先生心下教法居然只是宋儒衣鉢但先提得頭腦清楚耳

陸澄記 字元靜 歸安人

添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如之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是專主一個天

又抽出天理

孟源有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

目陳曰來工夫請正源從方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丁爾病又發源色變擬議欲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爾病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禾一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工夫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在汝耕私培壅只是滋養此根

馬靜時必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先生又說個克己卽存理去欲之別名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豫其方哉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達的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非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

以循理無事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此所謂心是無念之念莫錯會不然纔起一念已是欲

也故凡有所向便是欲然先生之教自是真切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

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

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

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裡其要

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于聖相傳只慎獨二字為要訣先生言致良知正指此

但此獨字換良字覺於學者好易下手耳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夫自古人不

令又舉天理後來未發前發象對人耳目而顯此心耳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個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

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

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

只是志到熟處

又舉天理○念本無念故是天理有念可存即非天理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只嘗問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些意思便過不及

便是私

問致知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

得克已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

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所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以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個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 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只爲本無前後際故也先生頗主程子說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

毫畱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此卽朱子至靜之中無少偏倚之說先生則直以良知二字貫之終不著靜時一項功夫平日二字亦約略言之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此是先生定論先生他日每言意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等云云予竊轉一語曰意不在事親時是恁物干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原質之而無從也先生又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云云先生旣以良知二字冒天下之道安得又另有正工夫止因將意字看作已發了故工夫不盡又要正心又要修身意是已發心是未發身又是已發先生每譏宋學支離而躬自蹈之千載而下每欲起先生於九

原質之而無從也噫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自體認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瀾漫周徧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是個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惟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發端處惟有個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榦發榦然後生枝生葉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榦生枝生葉墨氏兼愛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沒了發端處安能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裡面發生出來

只此便可勘佛氏之學墨子曰施由親始佛氏併不樂聞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是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個私己的心

薛侃記

字尚謙揭陽人

先生問在座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亭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正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

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依舊只是去人欲存天理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

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而煅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

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
敝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
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
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
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
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
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
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
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又只舉天理比勘真是曠古眼孔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
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
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
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爲善矣曰然則
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
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
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
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
然遮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個裁成輔相
曰草旣非惡卽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草若
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
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卽是
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草
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著了

發子全書編卷十三
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個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何如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牕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之言自是端的與天泉證道之說迥異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卻不妨

心并無動靜可言必不得已可說動可以見體靜可以見用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乎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個

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曰乎曰先儒謂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子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先牛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

澄源便是立誠。今若又分戒懼爲己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旣戒懼卽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在，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

無虛假便是誠，便是善，更何惡念。○戒懼不是念，可言是思。思只是思，誠思是心之本官。思而動於欲爲念，故念當除而思不可除。後人專喜言無思，至於念則以爲是心之妙用，不可除，是倒說了他。只要除理障耳。

蕭惠問曰：私難克。柰何。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

心要做好人，便謂頗有爲己之心。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的，己不會爲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汝若爲著耳目口鼻四肢，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身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

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已汝須常常保守這個真已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鍼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鍼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已

天理二字是家僮先生又每每說克已二字正求所以保任此家僮耳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個真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間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旁曰如此才是真知卽是行矣

又舉天理二字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生死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閒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生死

卽夫子答子路意先生言死生之道只是如此何曾及父母未生前及死時帶得去的消息來。又舉天理二字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卽是個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没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提出個誠意正是學問大頭腦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裡補個敬字那裡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先生疏大學惟此段最端的無病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若意字看得分曉委的不必說正心更有工夫了

陳九川記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覺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工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竝著功夫不可有間耳先生曰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如今正要講明功夫

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

何須更起念頭是聖學入微真消息他日卻曰實無無念時只是要正念如講論時便起不得在內照管的念則講論時不知又可起得個事親的意否再夫不爲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處先生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

欠闕

先生每以念字與意字合說恐念與意終有別人只自

在處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夫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謂其胸中自有良知崇一日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人欲其良知愈覺愈明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此是獨體正當處被先生一口打并出到這裡說恁良不良知不知

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雜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你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託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

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因物付物便是格物先生卻每事用個克己為善去惡之功更自切實在

黃直記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因指天以示之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

又拈出天理只是昭昭之天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又拈出天理只是昭昭之天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
此是先生漸教頓不廢漸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

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如此說知行合一真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真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卽是天理節文所在

說名物象數也拈出天理二字先生之學自是勺水不漏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個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應事接物的心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個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天理二字是儒門得分家當釋氏空之雖靜時也做不

得主了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文公功臣

黃修易記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先生於佛氏一言而內外夾攻更無剩義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又舉天理二字如此方是真讀書亦便是真格物處朱先生以讀書爲格物窮理之要與先生語不無差別先生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

錢德洪記
錢德洪記
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云不管
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
只是致良知久久自然有得力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
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
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錢德洪記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
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亦願立
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
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
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
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
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
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
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
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
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
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此非玄語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又
是誰使他只爲今人解中庸鬼神二字是造化之鬼神
所以信不及先生語而巧者又於此播弄神通入玄妙

觀去

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語端的良知常發而常斂便是獨體真消息若一向在發用處求良知便入情識窠臼去然先生指點人處都在發用上說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轉個為善去惡路頭正是良工苦心

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

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

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是辨三教異同大頭腦處可見惟吾儒方擔得虛無二字起二氏不與也不健心也異只吾儒問奇字只吾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世間豈有離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謂佛氏心不

差而事差便是調停之說亂道之言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

婦異的是謂異端孟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

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

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

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

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

之根反阻撓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

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便是浩然

之氣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

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

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

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

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

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穀禽

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
氣故能相通耳
只為性體原是萬物一源故如人參溫能補人便是遇
父子而知親大黃苦能瀉人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如何
無良知又如人參能退邪火便是遇君臣而知義大黃
能順陰氣便是遇父子而知親如何說此良知又是人

得其全物得其偏者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以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這條理便謂之信

既是自然的條理則不如此便是勉然的更何條理所以佛氏一切胡亂只得粉碎虛空歸之籠侗

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先生立教之嚴如此如何後人捨入禪乘去也

聖子全書編 卷十三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塵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問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躍然

不落第二義

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獨體原是如此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又攝在天理二字內天理卽良知是先生前後打合指

訣又曰良知愈思愈精明蓋言天理愈精明也思卽是良知之柄說不得個思良知凡言思不必說良知言良知不必又言思了人心中容不得許多名目

先天而天弗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大徹大悟蒙又爲先生轉一語曰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違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後天而奉天時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蒙嘗謂只有個知善知惡之心更別無個好善惡惡之心正如此說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謂之欲然纔有著時良知亦是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工夫

人生一時離不得七情七情卽良知之魄若謂良知在七情之外則七情又從何處來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來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微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隱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的過處經過來乃知工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其實舜與象只是如今尋常後母兄弟一般象無許多惡只被舜處得好所以後世相傳許多怪事將象做個

天地間窮兇極惡之人細參當日事情可見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甌其流必歸於文過

直須向前一步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業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良知無過不及知得過不及的是良知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澹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

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意思在今信得個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的胸次天下之人

血脈

讀此方知先生晚年真面目我輩如何容易打過關捩子也然向後正大有事在

黃以方記

所謂人雖不知而已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

良知只是獨知時然餘干主謹獨先生言致知手勢大不同先生是出藍之見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童子自有童子的

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裡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是熟得些子不消費力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卽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兩個了先生曰說及之已

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卽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卽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個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看此宗旨二字見先生洞視千古血性知行合一之說更無可疑

夫子說性相近卽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此是先生道性善處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畱滯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一切好歹念都著不得可知凡有念皆不是道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此一則頗近宗門但死時帶不去耳故佛氏亦不肯收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詞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王畿記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無善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正是復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爲其

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旣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個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又曰良知卽天理錄中言天

理二字不一而足有時說無善無惡者理之靜亦未曾
徑說無善無惡是心體若心體果是無善無惡則有善
有惡之意又從何處來知善知惡之知又從何處來爲
善去惡之功又從何處來無乃語語絕流斷港快哉四
無之論先生當於何處作答卻又有上根下根之說謂
教上根人只在心上用工夫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工夫
又豈大學八目一貫之旨又曰其次且教在意念上著
實用爲善去惡工夫久之心體自明蒙謂纔著念時便
非本體人若只在念起念滅上用工夫一世合不上本
體了正所謂南轅而北轍也先生解大學於意字原看
不清楚所以於四條自處未免架屋疊牀至此及門之
士一再摹之益失本色矣先生他日有言曰心意知物

只是一事此是定論既是一事決不是一事皆無蒙因
爲龍溪易一字曰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
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
物不知先生首肯否或曰如何定要說個有善無惡曰
大學只說致知如何先生定要說個致良知多這良字
其人默然學術所關不敢不辯

陽明傳信錄三卷蕺山子劉子手定吾師梨洲先生
學案百卷此其一也有明之學白沙開其端至陽明
而聞性道之蘊今日學脈嗣續而不絕者伊誰之力
歟陽明其人也於歿後其門下持論不無過高卽教
法四句已不能歸一故其後流弊以情識爲良知以
想像爲本體由擇焉而不精也子劉子悉加辯正名

之日傳信所謂澄源端本學者庶乎無他岐之惑矣
故先為校刻以告天下

康熙戊午年十月既望海寧學人陳奕昌謹跋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三終 山陰後學杜寶辰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

後學 沈復榮 編輯

哀纂四 人譜雜記

體獨篇

○大學云小人問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
然於六不喜而若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
何人無矢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述

體獨第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室謂此闇更又曰无妄之謂誠

不欺其次矣只是偽偽欠意在則說以

罔也見罔此

欺更粗矣 楊龜山先生 百古正條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意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三終

而已詩書所謂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故於觀曰觀盟而不薦有孚禺若先

引易發明或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

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通動直則公公則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敬勝百邪又曰心有所向便是欲

王心齋先生良曰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見便是欲既

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

周子曰主靜立人極

朱子曰畧綽提撕又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司馬溫公於治心之法自念得一中字伊川只是又為中所縛也

程明道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便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二程從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一日謂門人曰爾輩相從只是學得某言語所以不進盡行之因請問力行之要曰且靜坐

張敬夫栻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之謂利

無所為而為之謂道

朱子曰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

曰以必先吹滅了火然後加薪則大明矣若先加薪而後
吹火則火滅矣明得心學又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
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
抵只要分別一箇是與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
也論其至近土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
今便當用力又曰大抵目前為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
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本嘗反躬內省以
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麤淺於自己分上無毫
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
一半善輩念之

真西山先生

德秀

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舍

沈端憲公

煥

曰晝觀諸妻

夜卜諸夢寐兩無所媿然後

可以言學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
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
之夫人曰妾聞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
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
而有智敬於事君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
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正
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
何謂無知密媿而出

晉庾袞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之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

恭之過袞曰幽顯易行非君子意也袞不忍爲

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聞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日長之一生不侮閭室

齊沛國劉璉嘗與兄璵連棟隔壁璵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璵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

隋趙軌少有行檢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諸子曰機杼之物不願侵人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傷人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趙清獻公排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首告於天應不可告者則不爲也

陳了翁先生確雖閒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爲有此問也

張子韶先生成九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膝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驚服而尊師之

薛文清公道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寢必思所以更其失及慮始勤終怠也

夏公原吉使吳中館於文正書院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用心如此

右記體獨錄古人謹獨之說而併及行事之最近者獨不可名即言之已成逗漏況行事之著乎此所謂近似者也舉似以求真善學者幸反身而自得之

夫又欲其慎於始也
既慎於始則終亦不
慎矣故曰慎始而
慎終也
慎始而慎終則
終亦不
慎矣故曰慎始而
慎終也
慎始而慎終則
終亦不
慎矣故曰慎始而
慎終也

知幾篇

○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

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述知幾第二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知曰智

守曰信

按幾善惡之下方言五性有善惡也不是以仁義禮智信為善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為惡也此可以知幾善又曰幾微故幽此微字即道心惟微之微幽惡之說矣又曰幾微故幽之莫過於鬼神知幾其神之

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濂溪只說幾字然辨

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惟其先見所以豫辨又曰人只有箇

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譬如劉項相拒滎陽成皋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

學要牢剗定腳逐漸挨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仍須鬪智不鬪力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薛文清公曰萬起萬滅之私亂吾之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湛然之性

朱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若是不好底欲不當言寡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亂了如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著力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朱子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

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出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閤室求物把火來照便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不知不覺自會變不消得費力又曰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偶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此果未也

程子曰治怒難治懼尤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呂成公祖謙性卞急每逢怒或擲壞家事一日誦孔子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不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

不知前此用多少苦功在

謝上蔡良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

恐怖有根危階之謂且從

方寸識取語云世上無如人欲險

張思叔釋詬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

伊川先生嘗自言吾受氣甚薄早年多病晚乃愈康年七

十二不減壯盛時門人問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過為

攝持歟先生曰吾深以忘生徇欲為恥

漢太尉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朱子云若於貨色兩關打不破更論甚學

薛文清公嘗自言二十年治一怒字不盡以是知克己之

難

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常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

氣象

程門又趨出未發以前愈求愈遠後人因以前後際分已未發

元城劉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

四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

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

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可以自主遂舉意絕之自是

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瑩中雜曰公平

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此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

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

士大夫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居坐必端正未

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

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享拜

跪七十有二未嘗廢缺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

子孫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謝上蔡云某色欲已斷二十年矣蓋欲有為必須強盛方

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呂原明先生希哲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

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具墜浮於水而先生安坐

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其後先生又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稍勝前今

次疾病全不動矣按先生所謂不動疑又與孟子不動心稍別

右記知幾後儒論學都認不得幾字但就動念上討分

曉便謂之知幾其實後人所謂幾非周子幾善惡之幾

亦非聖人知幾之幾也 學者終身造詣只了得念起

念滅工夫便謂是儒門極則此箇工夫以前則委之佛

氏而不敢言此箇工夫以外則歸之霸圖而不屑言遂

使儒門淡泊為二家所笑而吾儒亦遂不能舍二家以

立腳以故往往陽闢佛而陰逃禪名聖真而雜霸術虛

無功利之說縱橫以亂天下聖學不傳悲夫

夫天不與學不與藝夫
立誠以對於天則天不與學不與藝夫
與天對則自然二氣相感而善與不與不與
因而不知言此箇工夫以收其誠之靈圖而不與言
念誠工夫則言是誠門也誠門此箇工夫以收其誠之靈

定命篇

◎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君子養之以福小人

敗之以凶述定命第三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又曰若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王元致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又安用乎尹彥明焯曰固是

只為人開口便是病開口即指元致言

劉器之世安從溫公遊溫公告以立誠之說曰有要乎曰自
不妄語始器之服膺不妄語三字至七年乃成

呂與叔臨大問人有箕踞時亦無害於道否程子曰未有箕

踞而心不放者

程子曰戲謔甚害事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朱子曰與好戲謔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李文靖沆寡言笑時人稱爲無口匏

李延平侗初喜馳馬乘醉卽馳至一二十里後來涵養到

時行路起初如此將到亦是如此如呼一使一聲如此聲

聲都如此遇壁間有字必坐定徐起看來再坐皆是涵養

得力變化氣質處

劉立之宗禮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暴厲之容宜觀明道

之氣象

張橫渠自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程子曰可知是學

不成有多少病在

徐節孝積初見胡安定瑗退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

直節孝自思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

鄉先輩陶庸齋先生奎每見門弟子有交股時輒正色言

之曰小交則小不敬大交則大不敬

朱子曰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萬思默廷言曰凡物誘人色爲甚人爲誘所入目爲甚故養

神之道全在收視收視者非瞑目不視蓋常不欲盡視也

如所謂平視含光之意此養德養身之至要語云平視則

心柔甚有味八又曰人心惟危故易動易動故有一種躁

率粗獷之氣不覺發來與物相忤所以雖向好事動多凶

悔吝道心惟微微更細膩聖賢兢兢在微處用功所以氣

平色和動必安詳而吉又曰人多經憂患始能思則懼而

反本

張子韶既謫居談經自樂手不停批歲久庭磚足跡依然
 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日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
 年矣倚立既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
 衛玠美丰神善清論嘗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有喜愠之色
 程明道端坐如泥塑神及至接人渾是一團和氣
 有學者每相揖畢則縮左手袖中文公曰公常縮著一隻
 手是如何似不是舉止模樣
 陳才卿文蔚見朱文公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文
 公曰夜來說手容恭公卻如此才卿赧然急入手鞠躬曰
 忘了文公笑曰為己之學有忘耶

朱子曰說話須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是非曰
 聽其言也

牙文公每步行報謂書速而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
 生出到身側瞻顧緩步微吟

右侍坐而困睡者文公責之李敬然曰僧家言嘗嘗提
 起此念令堅強則坐得身直亦不昏困才一起則豁然

頽然矣文公曰固是道家修養亦有昏困嘗要直身坐謂
 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

賀晉門款學於陳白沙先生之門人言論侃侃白沙曰
 待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未玩和平心是作書室於後
 圃扁書深沈和平四字以自警

呂原明嘗言後上初學且須養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

當氣象者辭合容止無重疾足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右記九容九容便有九思若只言九容便是偽也君子之容色莊者乎以上諸君子都從此得力過來然猶不可不辨也昔曾子寢疾而發歎於孟敬子惓惓於三者之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凝道篇

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述

凝道第四

程子曰凡不能動人只是誠未至於事厭倦亦是無誠處又曰天地生物各無不仁之理嘗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

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聖人與凡庸只爭箇熟與不熟
又曰日用之間常切箇點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常所
講相似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不謂末流之弊
已成說話至於人倫最切近處亦都不得絲毫氣力此不
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以上總記

曾子事母至孝嘗采薪山中家有客至無所措望參不還
乃叩齒嚙指參忽心痛負薪以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至吾嚙指以悟汝爾

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
而甦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
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爲孝
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
而親不待故椎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親存也
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
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
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
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
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
居亦已久矣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至

於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悔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取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賜歸加禮賜穀千石

王祥事後母至孝頗失歡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聞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如己子初祥家有一柰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而泣母見之惻然

姜詩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詩子汲水溺死恐母痛念

詭以爲行學妻嘗溯流而汲之母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膳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猶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嘗供二母之膳人以爲孝感

晉王裒以父儀死非命終身未嘗東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向之廢蓼莪

吳猛夏日嘗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元紫芝德秀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書孝經貧時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渾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陸續楚王英謀逆事發株連以于計吳郡太守尹興亦被

株及椽吏五百餘人拷掠死者大半門下惟續備受五毒肌膚焦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不變而偶對食悲泣不自勝獄吏問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也使考以聞上乃赦與等有此賢母故有此孝子有此孝子故

有此義士南齊華寶父戌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伊川喪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

伊川治喪不用浮屠陝雒間有化之者

溫公家範曰蜀太子賓客李鄆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為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許文正公衡疾革家人有祀事公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徹而卒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羅仲素從彥讀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曹月川先生端父好佛先生著夜行燭一編以示父父感而化之蓋言老年讀書如秉燭夜行云
胡敬齋先生居仁母病至嘗糞以禱居喪毀瘠三年不內寢

鄧文潔以讚嘗買山卜葬其母輻車已發矣賣主復有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即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嘉靖中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樞答

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毋心便當棄婦他日毋追悔何及此時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姑婦果相協邦佐早世其妻寡而貧堅守其節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閒致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

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周元公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悍酷吏也眾莫敢爭公獨與之辯不聽乃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熙寧初知郴州用趙抃呂公著薦為廣

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

范淳甫祖禹言溫公初宦時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

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之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淳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溫公辭樞密一節或問之曰自古被這般壞了名節為不

少矣

溫公自辭樞密歸雒後絕口不談時事

程純公始爲上元簿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自是鄉民子弟無敢畜禽鳥移令晉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視民如子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媿此四字

熙寧初呂公著薦爲權御史神宗召對從容咨訪一日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

之道擴充此心焉耳上召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

伊川先生在經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曰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遂令戶部自爲出券又不爲妻請封范淳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日陳

乞恩例義當然否先生曰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都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專體又別再三請益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張橫渠先生為雲巖令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
張橫浦先生權刑部侍郎入對上曰朕只是箇誠對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又曰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先生因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先生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莖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

豈非王道乎

先生以不附和議為秦檜所惡嘗使人諭先生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先生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

劉元城世安初除諫官入白毋毋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

為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故元城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觀者蓄縮悚汗咸目為殿上虎

許魯齋衡臨終囑其子曰吾生平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

官死後慎勿請祭葬勿請諡墓前但書許某之墓足矣蓋自

傷仕元之失云

文公將入對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公曰吾平

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舍之而不以告君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

孝宗卽位詔求直言文公上封事首言陛下毓德之初不過諷誦文詞比年以來頗留意老釋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本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又曰四海利病係生民之休戚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陛下無自知之耳

九年復召入對言陛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因及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

淳熙七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公時在南康上疏言立紀綱在正君心正君心在親賢臣遠小人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出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

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輕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搗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此其所壞非獨陛下之紀綱且與陛下所與立紀綱者而壞之

十五年除提點江西刑獄事入奏極論天理人欲之界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又具封事極言近習交通將帥共爲欺蔽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之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至於選任大臣嘗不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不能祛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佞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掄選之際嘗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庸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

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又言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敗於下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

文公封事臨盡哀世君臣之習

成化中陳孝廉先生茂烈以御史終養貧甚短牀敝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麤糲皆人所不堪而處之宴如朝論請以晉江教諭俸周之不受師事白沙志聖賢之學嘗述省免錄以自警母卒哀毀成疾亦卒而先生竟無子林俊擇族子後之後旌其里曰孝廉

英廟時吳康齋先生與弼召見上曰此老非迂濶者命官以諭德終不受而去近世無錫吳觀華著論曰道學一脈源於洙泗迄今何啻千載然而不可用於世如出一轍果以迂濶而難為乎非也其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上先閉逸樂門此人之主之大不便也於權佞先閉威福門此左右大臣之大不便也於先閉賄賂門此冒進作奸羣小之大不便也試思此三門有一不閉欲幾天下治平其可得乎則學人之不宜於世又何疑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魯公文文山之為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構戍卒入伍福仰天泣

曰吾雖賤卒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旁有席草因織席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歲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士人義之

以上記君臣有義

梁鴻娶孟光夫婦相敬如賓嘗避地吳中居臯伯通廡下爲服傭作光每饋食以進不敢仰視伯通聞之曰彼傭也而能使其妻相敬如此豈庸人乎劉廷式娶瞽女伊川曰某年三十以前亦不能做此事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程子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以上記夫婦有別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第五倫嘗自言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輒熟寢子病則不起然終夜爲之不寢孰謂人果無私也朱子曰知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會省了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過遂更爲敦睦之行溫公事其兄伯康甚恭伯康年八十溫公時候其起居如護嬰兒或曰衣得無寒乎或曰食得無飢乎

章三益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此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幼兒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脅之不屈終不加害而去

程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文公對客語及本監司守將必稱其官

鄒南臯先生元標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

至先生懼母船泊野次乃馳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僮喜謂得厲詞之力先生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一尉遂忘恭敬之心乎

以上記長幼有序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徒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范巨卿式與汝陽張元伯劭爲友並遊太學後告歸謂元

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時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約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期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去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劉元章殷子徵晨夜往視自許死友元伯曰三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與之永訣式寤泣下便持朋

友之服以往正及葬期而喪已發將窆而柩不前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車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者其毋望之曰必范巨卿也既至柩前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與此別因執紼引柩柩乃前式遂止冢次爲墳樹而去

童子魏炤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小子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炤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劉獻之教授里中每學者來從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弟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刺股躡蹻從師止可博文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見之晚也

平陵云敞師事同縣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王莽既誅章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弟子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

橫渠先生在京師常擁臯比談易從遊者甚衆一日二程過之先生與談易自遜爲不及因謂諸生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汝輩可師之遂撤臯比不御人服其勇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先生免之矣

朱子嘗謂學者曰某在閒遠豈能爲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幹當先爲圖得之矣熹生平爲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此意今若曲

狗朋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邪

紹聖間伊川以黨論編管涪州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邢恕之為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何用尤臧氏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此如

史太常孟麟以薦劉侍御被謫歸一日會東林書院太常值講意悒悒不自得乃舉人之過也一章敷講畢時劉楚盤光祿在座正色而進曰公所犯者惡也非過也太常改容謝之舉座悚然

邵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麓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自修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得道理出來

以上記朋友有信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總之不遠於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亦誠而已矣記及儲福李步行正以媿一輩讀書識道理者

